

锦里诗苑

高原的记忆(组诗)

文君(四川)

长城谣

或者,我曾是一名穿越明朝而来的士兵
面对起伏的山岭,蜿蜒的长城
以及完好无损的烽火、女儿墙、墩台、旗墩、烽燧
耳边嘶鸣着无休止的厮杀声

我那心爱的女子,一定还守在西村
等待凯旋而归的将士
吹响迎娶的喇叭,可长城长啊
长城内外除了烽火阵阵,就是狼烟四起

时光轮回,箭楼上的呐喊早已风化
落日用余晖掩埋的白骨
绝不会知晓,冰冷的石墙上
曾坚守过的江山,早已奔出数百年光阴

风自哭泣,汉、明不过是史书上沉重的一笔
而我却站成了一颗星辰
遥望,长城内外不停变换的主题
和今日天空下的神州,那一派云淡风轻

行走的春天

被河流环绕的山丘
风一吹,积雪便融化了
墓穴坐南朝北
远处,阳光和微风
以箭一般的速度急驶而来
最先抵达的是绿草

那些弱小的生命,匍匐在旷野
仿佛一瞬,又仿佛一个世纪
发芽、生长、开花
然后转入羊齿
在泪水的温度里遁入轮回
神的哭声沙哑

直立的墓碑后
那些拒绝融化的冰雪
吞吐出斑斑的幻影
仿佛一个人无法摆脱的疼痛和呐喊
随来去去的春天
凝固成夜色

风卷忧伤

穿过黑红色闪电的天空
法号呜咽,一声接一声的鼓点
催生一地嫩绿的新芽
钟声和黄昏一起抵达诵经人的内心

版刻的经书里
睿智的人褪去一身尘埃
洁身走过,一花一菩提,一叶一天堂

众生即众身

一念之遥,那些从未涉足过的高山
水域,或者草坪
疼痛正在蔓延
而我的忧伤,早已抵达远方

草原上的太阳

尼玛,尼玛,草原上的太阳
当满地的牧草
辽阔成一片苍茫之时
温暖的阳光,正悲悯地照射在万物之上

投业解惑,牧歌响起的清晨黄昏
肉体与灵魂的苦难
正一点一滴被剔除,智慧的钥匙
打开藏地崭新的世界

当我一次又一次匍匐在您脚下
那些一草一木传承下来的
爱与慈悲,正通过接力的方式
遍及雪域草原

大雪及其他

青椒、小米辣,还有红亮的油汤
汇成浓香飘过室外
白茫茫一片,风吹起门窗
青草腐朽的味道,夹杂着浓烟
熏出两行浑浊的眼泪

沸点停止在摄氏六十八度
越来越苍茫的原野,呼吸急促
冰冻三尺啊,牛羊马匹赤裸着身躯走过荒原
燃烧的火焰烤不暖远行的脚步
启程即是归期

那些在胃里翻腾的热浪
早已夺眶而出,十年,百年,甚至千年
马背上的影子倒映在大地上
土里的骨头被阳光一段段挖出来
风一吹便呜呜作响

夜幕下的羌城

天色已暮,城市的喧闹
早被车辙弃于身后
奔波的脚步停息在远古的城墙下
四周一片寂静

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
飘浮的影子自墙头而下
它们惊诧的眼光正穿过石墙
点缀其间白石闪着光

有风掠过,岷江水头也不回
它们早已知晓人间运数
旌旗摇曳也好,刀箭争鸣也罢

土豆、玉米,连同羊群,都将魂归苍苍

而我始终相信,只要夜宿羌城,城门就会洞开
你所期盼的古羌,也会从数千年时光中
迁徙而来,游牧、狩猎
甚至,刀耕火种

殇笏月牙

柱子落了,隐于月色的
马蹄,正淌过三千五百米高地
从一块墓碑,赶往另一块
墓碑,蹄声孤寂
年远的酒壶一摇三晃
圆圆的月亮被荡得支离破碎

十年,或者二十年
月华升起的夜晚,总有些人和事
会如约而至,令孤独的人
陷入那条永无止尽的时间之河
从生到死,从圆到缺
像一尾失水的鱼

当然,流泻而下的不止是月光
越来越刺痛的疼痛,仿佛一波又一波的潮汐
激荡在八月十五的路口
等待一匹老马,怅然走过
而后,陷入茫然之境
那里月华如练,无悲无喜

北土城公园(外一首)

陈树文(四川)

立秋里的夏,更像个盛夏
天一亮明,升起的太阳就变作火神
上演天地亿万金光,叫板可人秋色
窗边的我探了上半身早餐,还被逼开空调

窗外北土城公园,钻天杨槐树主宰绿色
东西一泻二十里,将北土城断然切割
这对新欢旧爱,就被硬生生强制隔离开来
还让青天与金阳持续合谋,天天强行介入

出出进进的游人,远远近近迤迤而来
浓荫密闭里盘桓,回廊曲径花道间欣赏
牡丹月季玫瑰芍药,红黄蓝白黑绿乱其同
秋阳里草地上碧潭边,钻天杨槐树绿网中

有劲风刮过,北土城翻起一大片银白的蓝
在金阳里如潮水倾泻,相互影响感染浸透
鸟儿惊飞起又落下去。这对肥硕的是情侣吧
停在十楼窗玻璃外台,暖我那杯绿色上午茶

初秋二十里

京都万人大小绿肺里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最美丽
发亮的钻天杨秋色,在金阳光焰里

阵阵绿浪金灿灿烁烁,倒伏摇摆二十里

她把老城新城之间摇摆成八月海洋
把绿浪摇摆成一条不见头尾的秋韵乐章
与碧玉的蓝天比碧,与万千绿肺比阔气
这座绿色王国,天天给新老城打望约会

二伏秋风拂过,北方大男人钻天杨
成片成丛成林拥着槐树柳树,松树银杏树
顶天立地密不透风地撑扶着,撑起一堵绿墙
年年筑成绿风景,筑成新老城的亮丽新秋

缺少绿肺的城市,多么不可想象
丢失历史的城市,同样使人不可想象
对于京南北土城,这座复活的新老城间遗址
她做到了,一路西东的初秋很令人惬意

在藤上,挂一颗九月的葫芦(外一首)

胡永清(浙江)

总用各种托词,拒绝一首诗的连线
身体里股杂的台风
是村后小树林里打滚的羊群

需要秋天的大雨,洗刷燥热、锈迹
以及说不出的疼痛。陷在某个名词里
以至,离乡村越来越远

一个未发出的问候,藏着半亩
搁浅的方塘。站在村口
我看见稗草繁茂,保持幼小的模样

空心的大樟树,越过我调皮的孩子
现在,它被加了围栏,而以前
我焚香拜过,喊它樟树娘

小院子的路灯亮着一个村庄的月色
母亲的星辰暗淡下去,任凭葫芦架上
瓜果掉落,藤蔓渐老

稻花吟

一定有许多心事,稻花一般
安静地开放,细小成一串农历节气
无需花萼花冠的衬托

风吹着,山脚的松林是村庄的抒情
松针时聚时散,与稻田呼应
落在田埂边的草帽看见了灌浆的过程

顺着田肥的温度,我的稻花姊妹
有一股香气,只押乡村的韵
只唱秋风的歌,她们一生都生活在人间

那一天堂妹出嫁,我看见新郎
穿着红色的唐装,逢人鞠躬,满是笑脸
像极了成熟的水稻

最喜爱这样的场景了
幸福无所顾忌,每一种媚态都自由生长
我吹着口哨,
与枝头吵闹的小鸟互认亲戚

归乡(外二首)

吴桂英(江西)

一座城空了
脚步却塞满了另一座城
云彩寂寞,风不知所向

山河吞了大雁的离愁
来不及告别故乡
即被车轮碾压,阵阵生疼

捧起乡音,聆听
热泪渗和着故土的味道
几分熟悉,几分亲切

原来,秋天来了

记不清蝉声是在哪一天
忽然消失在午后的睡梦里
我循着高低不平的风声一路追寻
沿途只见柳色已旧,草木渐黄
江面的凉意一步步逼近岸堤

不属于这个季节的雨
日夜侵扰着大地
稻穗躬着身,满怀谦卑
为秋天点燃第一缕火焰

雨

雨蜂拥地聚拢窗下,轮番
偷听秋夜的心事

有人把雨滴一个个拾起
装点诗行里的新愁

有人从雨点的喘息里
听出过往凌乱的脚步

有人借助古人的手笔
为深闺中的女子送来最后的口信:
她想念的人正在归来的路上

吃鱼(外二首)

浪人纪(浙江)

吃了一条鲫鱼

鱼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我猜鱼是寂寞的
我猜我也是

伤害

被牙齿撕裂的食物
已长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它们还有记忆
它们会不会
原谅现在的自己

白发

它们在镜子里
躲躲闪闪
像一群罪恶的人

谁解风情

蓝月亮(四川)

晚间的白鹿
雾涌来,细雨湿身
刚刚开幕的音乐季
少了些嘈杂的脚步声
音阶染点清冷古镇
街道、路灯古朴天真
过了楼群、街道、咖啡厅
河道旁中秋诗会现场
此刻,诗友们还在诵诗歌,
聊八卦
一次又一次的举杯
风吹雨淋都是难忘的梦影
夜雾遮月,深宵沉吟
一缕风,盏灯照眼
撩拨纷扬的思绪和诗心

奔流直下涛声起
河对面云雾缭绕
诗妹唐姐唱曲最深情
一首现代诗唤醒曾经的
兵哥哥
吕哥雄文慷慨激昂诵诗篇
诗中说的是自己这一生
当兵扛枪,戎装围裹真情
空山冰凉的雨,
湿透了诗人的心
在这里,
想把白鹿山微信给你
期盼所有的深宵和早晨
都如露珠一样晶莹
朦胧泪眼里,浅唱低吟
欲与骏马结伴而行
但是,总有一些诗句词不达意
更不能抵达长安和白鹿
云雾下,
河水比江山更解风情

商海弄潮

站在瓦屑坝的斜阳里

王建华(安徽)

如同一只倦鸟停歇在瓦屑坝时,
秋风乍起,斜阳在天。

斜阳把长长的身影投在瓦屑坝,
如同瓦屑坝漫长的历史,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近前,时而远去。

眼前只剩下无数瓦屑陶片堆成的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坝,片片瓦屑散落在绿杨衰草之间,湖水风浪之中,昔日的荣华变成了遐想,变成了供人凭吊的遗址。眼前只剩下裹挟着瓦屑陶片的港湾湖叉,绿装翠盖变成季节的外衣,盈盈碧波变成斜阳的一面镜子,昔日无数帆船串起无数背井离乡的故事停泊在岁月深处。眼前只剩下一座当代人捐资建造的大理石牌坊,高大的牌坊无声诉说着西汉时期烧陶制瓦的盛况,诉说着洪武年间大移民的悲壮,诉说着沧海桑田,繁衍播迁的历史。

瓦屑坝曾经是繁华的码头,
从元末明初到清嘉庆年间四百多

年时间里,江西几百万移民一次次在瓦屑坝这个古老的码头集聚,通过茫茫鄱阳湖进入滚滚长江,带着失落带着绝望驶向一个未知的远方。他们有的向东到达安庆府的桐城、怀宁、潜山、望江、太湖等地;有的向西进入黄州府的黄安、麻城、蕲州等地;有的甚至被遣送到更遥远的四川。安徽的泊湖、菜子湖、白荡湖浸染着移民的泪水,湖北的潘水、举水、蕲水也流淌着移民的泪水。朝廷一纸“禁止回迁”令,无情地斩断了移民回乡念想。年长日久,与故乡失去联系的移民渐渐忘记了祖居地,然而,他们的出发地瓦屑坝却千百次出现在记忆中,且口口相传,代代相传,把对故乡的最后记忆定格在瓦屑坝。无论是入皖、鄂的移民,还是入巴蜀的移民,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瓦屑坝蓝蓝天空上的一片片白云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牵挂。



瓦屑坝隶属鄱阳县,鄱阳县古称饶州,丰饶之地,鱼米之乡。可以想象,大量拖家带口的移民被聚集在这里,等待着背井离乡,该是何等悲戚。传说许多人在瓦屑坝砸破锅、碗,兄弟姐妹每人拿走一块铜片或者碗片,期待日后回乡凭借铜片或者碗片相认。这块铜片、碗片就是血脉相连的亲人相认的信物,这块铜片、碗片就是故土难离的凭证,这块铜片、碗片就是落叶归根思念的传家宝。

瓦屑坝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对于失去家谱的移民祖先来说,北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这是他们几百年寻根问祖的起点,也是他们最后的陆地记忆。

瓦屑坝是江南常见的一个小村庄,也是一个古老渡口,坐落在鄱阳县城西面约十公里的莲湖乡。“渔村绕水田,渔港隔晴烟。”千百年来,清粼粼的湖水一派妩媚,富饶的村庄曲径通幽,曾是豪门望族集居的地方,也是出名的制陶工场。相传在遥远的西汉时期,姑苏陶人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的水质和泥土,在这里开窑制陶,使无数陶瓦进入天南地北、千家万户,乃至进入皇宫做宫廷之用。直到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来到鄱阳,姑苏陶人为避战乱,不得不弃家逃走,在经历兵燹之灾后,昔日繁华的制陶工地才变成一片废墟。

“驿路蓝关白,松风沐雨砥砺行。”移民祖先当年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真纳赋,在各地繁衍生息,对“宽乡”的经济发展有再造之功,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他们把家乡的谷物种子带到了异乡,他们把家乡的耕作技术带

到了异乡,他们把家乡的农具制作技术传播到了异乡,他们甚至把方言传播到了异乡。移民后裔中举人、进士、状元、将军、宰相、科学家、文学家等如群星璀璨。

瓦屑坝是一个谜。
说瓦屑坝是一个谜,不在于瓦屑坝本身,而在于江西移民后裔。

在皖、鄂两省众多区域,各种不同姓氏的人只要问起祖先的“起根发由”之地,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江西瓦屑坝。”瓦屑坝被口口相传成碗屑坝、瓦集坝、瓦砌坝、瓦西坝、瓦基坝等,也许是读音的误差,写法千奇百怪。更有意思的是,还有写成“挖心坝”的,说官府强迫大移民,如果不移民就要被“挖心”。至于如今立于瓦屑坝上的那块牌子上写着“瓦坝”,是不是要跟那扯上什么关系?有没有附庸风雅的意思?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恰逢盛世,各地到瓦屑坝寻根问祖的移民后裔纷至沓来,企图寻找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的遗迹,寻找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寻找心中千百年守候的精神家园。

斜阳下的湖水依旧平静,平静的湖面上不时掠过“天外来客”俏丽的身影,这是世界一级保护珍稀东方白鹳,东方白鹳是鸟类天使,像移民后裔一样又回到了鄱阳湖。作为世界闻名的湿地公园和候鸟保护区,被誉为“一盆清水”的“天鹅湖”,以及荡荡荡荡派生出来的湖湾港汊,不仅是移民心中温暖的梦想故乡,也是百鸟来仪的福地天堂。

斜阳下的瓦屑坝依旧安静,“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古老码头,已经听不见当年那嘈杂、纷乱的脚步声,也看不见当年那穿梭如织的帆影。瓦屑坝褪去千年浮华,呈现于眼前的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

斜阳下“移民圣地瓦屑坝”的牌坊依旧肃穆,一群南飞的大雁从牌坊上湛蓝的天空掠过,如同蓝天上一行无字天书。

的枝丫交织在一起,叶子也重叠了,密不透光,阳光从树顶透射过来,地面上便有无数个圆圆扁扁的光圈组成一幅古怪迷离的美丽图案。

树下有了两把石椅凳,还有一个小圆桌,圆桌的四周又设有四个小石凳,放假时,学生没在校时,邀上三五个好友,坐在树下娱乐,树下乘凉,树下躲雨,树下淋雨,更有一番趣味。

啊!这两棵树,这两棵香樟树还是在长,没有停下来的态势。它见证了学校的发展,见证了学校的辉煌,它还要看到学校的明天,学校的明天会更辉煌,如同这两棵香樟树一样,会更加高大,更加繁茂。



梅妻鹤子

王小小(四川)

咏梅的诗句浩如烟海,最为人传唱灵动的,莫过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功地描绘出梅花清幽香逸的风姿,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

山园小梅·其一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林逋被世人熟知,是因为西湖边孤山的梅花,梅妻鹤子的意境,让海拔只有38米的西湖中的小土丘被称为中国文人审美意向中的精神圣地。

据《宋史·林逋传》记载: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在那个时代,林逋对自己的认知:“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得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他40余岁后隐居杭州西湖,笛声风暖野梅香,湖上凭阑日渐长,他按照自己“恬淡好古,弗趋荣利”的心性,选择了一种与主流社会相悖的生活方式:弃绝尘俗,归隐山林。

小隐·自题
竹树绕吾庐,清深趣有余。
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酒病妨开卷,春阴入倚锄。
尝吟古图画,多半写樵渔。

在他归隐之后,在孤山栽种了三百多株梅花树,“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林逋转身进入山林,养鹤、种梅、赏梅、喝茶、饮酒、弹琴、采药、看书、

春游、乘船访僧、登山眺望、漫步竹林,将梅花和自己的幽峭超然、淡泊闲静合二为一,演绎出“春水净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石枕凉生菌阁虚,已应梅润入图书。”死后他被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和靖终身欠孟光,只留一鹤伴山房”是他的真实写照。

林逋一生未婚,有著作称后世的盗墓者却在他的墓冢中发现一只猫碗、一支玉簪,不知是否?但他唯一一首被收入《宋词三百首》的词作确是《长相思·吴山青》: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

忽有故人心上过 回首山河已是秋。“吴山青,越山青”,叠下两个“青”字,青山秀水,相看两不厌,不去做过多的解读,却也是阅尽了人间的悲欢。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林和靖的梅花、陶渊明的菊花、东坡先生的月光,这些意向构成了中国人审美意趣中不可逾越的精神丰碑,那些隐士朝雾看云、风情独坐、长歌短吟、逍遥自得,就像西湖的孤山至今还有林和靖墓和放鹤亭,孤山的梅花伴随着梅妻鹤子的精神高地塑造出清瘦淡雅的梅花意境,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在月色和花色之间,白洁冷艳,疏影横斜浮动清雅幽雅的诗香。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19期

